

鷗冠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學津討

原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鷓鴣冠子三卷案漢書藝文志載鷓鴣冠子一篇註曰楚人居深山以鷓鴣爲冠劉勰文心雕龍稱鷓鴣冠綿綿亟發深言韓愈集有讀鷓鴣冠子一首稱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學問篇一壺千金之語且謂其施於國家功德豈少柳宗元集有鷓鴣冠子辨一首乃詆爲言盡鄙淺謂其世兵篇多同鷓鴣賦據司馬遷所引賈生二語以決其僞然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亦往往偶隨所見如谷神不死四語今見老子中而列子乃稱爲黃帝書克己復禮一語今在論語中左傳乃謂仲尼稱志有之元者善之長也八句今在文言傳中左傳乃記爲穆姜語司馬遷惟稱賈生蓋亦此類未可以單文孤證遽斷其僞惟漢志作一篇而隋志以下皆作三卷或後來有所附益則未可知耳其說雖雜刑名而大旨本原於道德其文亦博辨宏肆自六朝至唐劉勰最號知文而韓愈最號知道二子稱之宗元乃以爲鄙淺過矣此本爲陸佃所註凡十九篇佃序謂愈但稱十六篇未睹其全佃北宋人其時古本韓文初出當得其真今本韓文乃亦作十九篇殆後來反據此書以改韓集猶劉禹錫河東集序稱編爲三十二通而今本柳集亦反據穆修本改爲四十五通也佃所作埤雅盛傳於世以別著錄此註則當日已不甚顯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名晁公武讀書志則但稱有八

卷一本前三卷全同墨子後兩卷多引漢以後事公武削去前後五卷得十九篇殆由未見佃註故不知所註之本先爲十九篇歟

騶冠子序

陸佃撰

騶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騶爲冠號曰騶冠子其道踏駁著書初本黃老而未流迪於刑名傳曰申韓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礪少恩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繆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閱之故爲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鷗冠子卷上

宋 陸佃 解

昭文 張海鵬 梓

博選第一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王鈇法制也買子
曰權裁法制人主之斤斧夫專任法制不以厚德將
之而欲以持久難哉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
人四曰命命者所以令之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己百
於己者二曰什己十於己者三曰若己與己等也四
曰廝役事我者也五曰徒隸又其下者所謂天者物
理情者也道無所治有之者以稽於天所以爾也載
者地事也治者天事也所謂地者常弗一作不去者
也道無所住有之者以稽於地所以爾也運者天道
也處者地道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
靡不在君者也莫不聽之之謂命君也者端神明者
也無爲而尊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因人則適任己
則勞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爲本者
也舜發於畝畝傳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
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然則選士
之路豈可不博哉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面
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北面事之所謂承之者也先趨
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先人而趨後人而
息先人而問後人而默雖亦降己異乎承之者也是
以伯己者往什己者來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人趨
己趨與之同行者也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
至坐則憑几立則據杖指麾而使尚爲有禮焉樂嗟

苦 咄則徒隸之人至矣人一作者

也樂則嗟之苦則咄之不禮甚矣苟非無恥之人豈
所甘心哉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
故德萬一作百人者謂之雋雋者知哲聖人之謂也
德千人者謂之豪此以獸之豪制名也德百一作萬
人者謂之英此以草之英制名也毛詩傳曰萬人曰
英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今
此又以萬人曰俊百人曰英蓋莫可考矣人物志曰
獸之特者爲雄草之秀者爲英韓信是雄張良是英
此言近之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
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無知也哉說無
財也故貧所貴者特天地之形而已總括百骸謂
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一云云
舉事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言諸事可之地豈
可以就其斷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
使營

著希第二

道有稽以道爲決德有據以德爲驗人主不聞要故
端一作常與運堯一作堯而無以下一有自守見也
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據難
終兄之類是已格正也凡此以不聞要而已然則人
主豈可以不知務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無益
於事也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言幸安也夫抱火厝
之積薪之下而寢臥其上雖未及然終亦必運而已
矣端倚有位名號弗去言其連道遠矣所存者名號
而已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實方是之

俯時而徇俗，仰以阿時者，至矣。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羔鴈雖有跪乳行列之儀，而以人文格之，野心多矣。又況無羔鴈之性者，奈何？況之乎？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調。蠻夷，獸舌者也。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死義故難卻也。嗜利而不為非，義然後取，時動而不苟作，不得已而後起，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君子克己復禮，蓋充此而已。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一作立。○信，猶任也。君子克己就義，蓋充此而已。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蠱智為造意，造意微矣。蠱，蠱智之所能知也。以中險為道，司機以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小人難近如此。說者言仁，則以為誣發於義，則以為誇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則之乎？則不可妄言也。此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蓋傷之也。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譽。楊雄美新是已。此非可已而不已者也。夫雄如此而義不能繩墨者，則以有道故也。魯人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孔子善之，然則無雄之道，浮沉濁世，雖嚴阿上而欲自比於雄，亦已惑矣。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此故墳之所勉者也。雖非殷其雷之義，亦其所遇不得不爾也。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夫在我者，皆彼之所不能長，則雖譽所不譽，力所不力，從所不從，亦應世之道也。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一作者其慎勿慎勿，一作順勿以為定情。

也。凡此所為亂羣焉耳。姑以逮害而已。豈真同也哉。

夜行第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陰以刻制，日德也。陽以昭蘇。四時檢也。有明法而不讓，度數節也。天地之節，蓋有度數存焉。陰陽氣也。五行業也。五行，五材也。在地成形，故曰業。五政道也。五辰也。在天成象，故曰道。五音調也。聲成文，變成方，謂之音。斯謂之調。五聲故也。五聲因習而異，在齊而齊，言居晉而晉，語斯之謂故。五味事也。賞罰約也。賞所以約之，使赴功，罰所以約之，使辟咎。此皆有驗，有所以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其所以然者，謂已。雖無首尾，而欲從其首為。聖人捕風，逆之無前，從之無後，此雖類乎恍然不能定也。又況嬰之流乎？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夫孰知之？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夫巧者不能畫，則辯者亦不能言矣。強為之說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芒者似有，芴者似無，管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夫道有情有性，非若斷空，雖無形而非理也。要在致而究之，復反無貌。貌，且無之，況於形乎？鬼見一本作鬼，不能見，不能為人業。露則不神，豈足以建功立事哉？故善為人業者，微矣妙矣。雖鬼不能窺其密也。故聖人貴夜行。

天則第四

聖王者有聽微，決疑之道，能屏讒權，實逆淫辭，揚墨之屬，絕流語，管蔡之屬，去無用，屠龍之技，刻楮之巧，雖號高妙，無所用之。杜絕朋黨之門，持祿養交，背公死黨，偷倫然患其上，嘗營然思不稱乎上，豈可爾。

之嫉妬之人不得著明常置卑賤非君子術數之士莫得當前故邪弗能奸禍不能中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濫此況邪弗能奸禍不能中之義日不踰辰日月所會為辰月宿其剋言宿其辰之大也當各服事當箕之名服箕之事當斗之名服斗之事其他放此星守弗去各止分域弦望晦朔終始相巡一作選○夫日陟降而成晦朔月虧盈而成弦望反復相尋如轉磨引鋸豈有終窮踰年累歲年取禾之一熟而歲時兩終用或作肅不綴綴綴綴之貌此天之所柄以臨斗一作計者也言斗臨制四方運乎四時終古不忒而天道如上所謂更以臨之中參成位一本作伍一本作五○言參天地而成位乎其中也四氣為政政法四時前張後極張南方之星也極北方之星也或言張或言極互相挾焉左角一作魯右鉞一作越○角東方之星也鉞西方之星也參伐一曰鉞鉞九文循理以省官衆小大畢舉此言簡而不遺也先無怨讎之患後無毀名敗行之咎故其威上際下交交元作校其澤四被而不羈東漸西被朔南暨焉沛然莫之能禦也天之不違以不離一所謂趣物而不兩也天若離一反還為物天之所以異乎萬物者抱一而已字解曰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常輔萬物之自然而不取焉也天不創而萬物化地不作而萬物育節重相信如月應日日循星而進退月應日以生死信之至也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以滑正略足以恬禍此危國之不可安亡國之不可存也強足以

拒敵辯足以飾非此殆之所以不可救藥也故天道先貴覆者天道能覆覆者而已如其自絕雖天不可如何地道先貴載者地道能載載者而已如其自棄雖地不可如何人道先貴事者柳下季曰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令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酒一或作借保先貴食者酒保貨酒者也此申天貴覆者地貴載者人貴事者之況也待物也領或作顯氣時也四時各領一方之氣生殺法也循度以斷天之節也劉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守或作止○此聖人之節也劉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守或作止○此聖人法天之節循度以斷之故地各有守民各有部寒者得衣饑者得食死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一作或○譬之製錦而使人學裁者亦六君也同而後可以見天天道一而不二故有其民者資之夷貉一家也異而後可以見人人道二而不一致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變而後可以見時常運而不化而後可以見道良桑子曰越難不能化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繁霜勁風然後可以別草木之真性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九皇之制春秋緯云人皇兄弟九人分治天下九皇之號豈錄是歟主不虛王王德備矣臣不虛貴階級列等之爵無虛授也尊卑名號言卑尊其名號也自君吏民各君吏民次者無國入使治之歷寵歷錄歷錄文章之貌言更歷寵榮華

煥如此毛詩傳曰務歷錄也副所以付授非特受封之臣不虛貴梯級雖無國者亦稱所以付授與天人參相結連天人一貫不可解也鉤攷之具不備故也鉤攷督責之術也言惟無督責之術而以道相化故能如是故曰燒之則之刻之雖之馬之死者十二三矣夫馬之性固真矣然其智至於諛竊者伯樂之罪也雖然九皇之制亦寓言耳夫太上無法而治安有受封之制哉契理之士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可也下之所擇選之言干也上之可蔽斯其離人情而失天節者也緩則怠急則困見閒一作門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恆物之情緩之則怠急之則困故昔賢聖之論戒在疾徐也閉蟻隙也方其鍵閉雖有奇計安得而抵之哉天節見上故於此具論人情舉以八極信焉而弗信天之則也八極八方之極四中四角是也淮南子曰八極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夫八極有之而以述所不至更若誕謾故曰信焉而弗信也雖然以懸寓觀之八方上下無盡也亦無無盡無極也亦無無極故曰天之則也差繆之閒言不可合孔墨之道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終不可合者其弊由此也平不中律小失聲韻則雖平不中律矣夫千里之失謬於毫釐而歷年之患誤在頃刻是故君子慎其小也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贏蚌虛于深渚水蛟成渚上下同離也言同氣附離而無間雖經物潛於深渚與月盛衰更如在上也淮南子曰日至而康鹿解月死而贏蚌騰未令而知其爲未使而知其往上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使而不往

禁而不止上下乖謬者其道不相得也上統下撫者遠衆之應也陰陽不接者其理無從相及也算不相當者人不應上也符節亡此曷會可合也爲而無害成而不敗一人唱而萬人和如體之從心此政之期也蓋毋錦一作錦杠悉動者其要在一也蓋無錦杠而據輻俱動者其要在杠故也是故明主好要以一倡萬以錦輻杠故謂之錦杠爾雅曰素錦輻杠未見不得其譚而能除其疾也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者法令放而無以梟之謂也梟斬刑也此言法令不行小人敢爲負謾而無忌憚也雖然秦以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耳而至於士崩更甚焉無法者無惻怛之實故也由是觀之內無至誠惻怛之實欲以一切從事於法則將以考直也適足以起僞將以稽治也適足以起亂舍此而按之彼者曷曾可得也詩適而北轅矣冥言易而如言難言之不忙爲之也難故父不能得之於子而君弗能得之於臣踐言之行雖在君臣父子之間如此況卑賤乎已見天之所以信於物矣無妄天之道也未見人之所信於物也不能似言捐物任勢者天也萬物盡無因任而已捐物任勢捐或作損故莫能宰而不天一本作得先之在古者道之理也捐物任勢故莫能宰而不天其道如上故莫能宰之而莫不天焉夫物故曲可改人可使言苟爲物矣無以有已如此以明天之不可轉徙也法律章物而不自許者天之道也夫法律種種差別稽之天道豈得已哉姑以應世而已甚不自是也以爲奉教陳忠之臣未足恃也此其勢必至於有法也故法者曲

制曲爲之制官備主用也官各守之以備主用舉善

不以官官不以爵爵舉人之善必著見而後置之拾

過不以冥冥不以隱匿拾人之過必發露而後廢之

拾或作捨決此句法之所貴也若磨磨不用賜物雖

訕有不効者矣言慶賞者勸世磨鈍之器也然而賞

不能勸不廢罰不能必不可若砥礪不用之材而責

有於無玉帛雖誦有不効者矣上下有閒於是設防

知蔽竝起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弁與斗斛而竊之爲

之權衡以稱之則弁與權衡而竊之故政在私家而

弗能取政在大夫重人掉權而弗能止賞加無功而

弗能奪法廢不奉而弗能立罰行於非其人而弗能

絕者不與其民之故也與民共之而上下以道相維

宜容至以步屋漏知之在下而漏知之在上夫使百

姓釋己而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八極之舉不能

時贊故可壅塞也所謂無障者四通六開豈疑八極

之舉而不能贊明哉湯之問棘是已昔者有道之取

政非於耳目也神心恍惚俯仰之間再撫八極之外

而里之前耳不能聞牆之外目不能見故聖人之政

待道而不恃耳目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

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膚寸之間小物足以

障之何足特哉道開而否未之聞也此明道之足特

也夫道開者雲霧不能礙其視雷震不能亂其聽雖

極在蚊睫而視之若蒿華之阿戰於蠅角而聽之若

齊魏之聞夫孰能否之見遺不授非人情也言無是

也此申未之聞也之況信情脩一作循生非其天誅

逆夫人僂一本作逆天之人僂不勝任也不畏天禍

人殃死地隨之而漸以養生此如戴粒之蟻欲以冠

山何足以堪其任也爲成求得者事之所期一作期

也以爲成功則天而得之不得日有命者無所期焉

是道也非事也爲之以民道之要也民之所未安聖

人不強行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唯民知極弗之

代一作伐也夫因人而不自任者天也民實知極聖

人豈侵越而代之大司徒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

民興能入使治之此聖王授一作受業所以守制也

彼一作被教苦故民行薄未至乎發而始誰失之本

故爭於末魚亡江湖而爭於濡沫人有分於處處有

分於地各有分域地有分於天鄧有天下天有分於

時秦天早寒楚天早熱之類時有分於數春乘六數

故乘五數之類數有分於度取數多者脩取數寡者

度有分於一一步度數之原隨所分而赴之譬之

物焉一月普見衆水天居高而耳卑者此之謂也天

體蓋高而其耳更卑者精神之運普徧萬物故也故

聖王天時人之地之雅無牧能因一作用無功多夫

文質三爲王蓋取諸此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任賢使

能非與處也處故舊也言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義

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水火以譬恩義蓋古之治天

下者方其申至恩也公義不得奪方其申大義也私

恩不得干猶之水火焉相濟而不相入也雖然凡此

人道而已若夫天道則又不在此域也故下文云明

不能照者所謂離朱索之面不得道弗能得也規不

能包者力弗能挹也夫天地雖密移而真體常住非

若舟壘夜半負之而去夫孰能挹之自知慧出慧出

一作惠之使玉化爲環玦者是政反爲滑也。璞玉不毀，孰爲環玦？半環也。禮論曰：絕人以缺，反絕以環。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稻宜下地，黍宜上地，爲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喜怒適也。四者已切，非師術也。此言四者或過或適，雖殊而遠，離大道一也。豈足以據師之席哉？列子曰：仰而有之，皆惑也。形畜元作，蓋一本作蓋，而亂益者，勢不相牧，一作牧也。形無以牧乎？勢無以牧乎？形故其弊如此。德與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堯舜殂落，其骨蓋已朽久矣，而至今詠歎不息者，豈係其身之存亡哉？此萬世之法也。昔宥世者，未有離天，或無天，半人而能善與國者也。與，或作爲，善與國所與之國。夫天不入，不因人，不天不成，而暗於天，人則其多之不能治，況與國乎？先王之盛名，未有非土之所立者也。引而高之，若天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爲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極也。此數辭也。言命至君而極矣。今貽焉，潛如此，可不惜哉？蓋痛之淵深，其辭益緩，詩人之義也。

環流第五

有一而有氣，一者元氣之始，有氣而有意，意者沖氣所生，有意而有圖，可以象矣，有圖而有名，可以言矣。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入者具矣，而渾淪未離，所謂混沌者也。約決而時生，時生，或作時立，決之爲言判也。時立而物生，混沌開矣，於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氣相加而爲時，約相加而爲期，期相加而爲功，功相加而爲得失，得失相加而爲吉凶。

萬物相加而爲勝敗，莫不發於氣，氣所以發之，通於道，道所以通之，約於事，知事而己，則適正於時，知事而已，則差離，或作離於名，離如附離之離，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與之在道者，爲神，神之在器者，爲明，遠而反故，謂之明。老子所謂道曰遠，遠曰反，明者在此，其光照，或作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如詩曰：執轡如組，蓋言此矣。夫爲組者，總紐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執此法以御民，豈有不化哉？干施之忠告至矣。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非我則無法，成法者，彼也，非彼則無所用法。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精神之運，隨日以新，生成在己，謂之聖人，彼我元同，盛德之至，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非真混沌，孰能如此？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古之聖人，不下席而天下治，顏如渥丹，肌膚若冰雪者，用此道也。而世之枯槁者，昧此以爲黃帝，肌色好，而堯舜如脂，此墨子之道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言其期與功，更在四時日月之上，一爲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民咸用之，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以出於一，故萬物不能二也。法貴如言，無信不立，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

莫非命也。命者自然者也。其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然。謂之自然。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服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盡言此矣。命者挈己之文。一作父者也。夫身在草萊。而挈之浮榮之上者。命也。然而俯仰百年。恍然如夢。是文也。非實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或作絕。無所不及。言無適而無有命也。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時者天之運。命者天之令。南華曰。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道之矣。而不得時也。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曰調。引其聲合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曰乖。南華曰。一失而釀人獻之。更增其困。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南華曰。知通之有時。知窮之有命。雖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或作居其失之謂者也。禮義法度。應時而變。時命不停。法亦隨故而味者。膠柱刻舟。守先王之腐餘。其道難備。而祇益困窮。此猶枕臥芻狗。而更以遺屢。豈易恒也哉。故所謂道者。無已。無已。元作已。無者也。隨之而已。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亦不失己。道德之法。萬物取業。所謂資而不置者也。無形有分。名曰大孰。或作敦。然其不知其誰之子也。故東西南北之道。端一作端。然其為分等也。南華曰。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陰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也。酸鹹甘苦之

味相反。然其為善均也。南華曰。相繫屬。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五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凡此五者。以譬先王之道。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一本作一人。將蓋一人之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一家之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將一國者。得一國氣吉。古人有言。戰猶博也。錢多則氣豪。而勝者少。則心怯。而輸然則將之吉凶。在氣。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其將一本將字下有失字。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執。吉凶之謂成敗。賢一本賢字上有故字。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莫或作其。害一也。然則其所以為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異之謂道。空之謂一空。一作同。萬物莫不無。無不備之謂道。萬物莫不有。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社。元作天。社或作天。社不刻。則不成。霧或作露。氣。刻之為言。猶曰連也。此言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故無以成。霧蓋大社不屋。而壇以受。霜露之氣。然後霧生焉。正言社與霧者。社以申立之。謂氣之義。霧以申通之。謂類之義。氣故相利。相害也。太公謂曰。陰陽相親。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類故相成。相敗也。夏者春之類。冬者秋之類。能皆放此。積往生。歧或作敗。工或作王。以為師。歧。跛倚也。師如師巫之師。巫步多跛。故積往生。歧工以為師。揚子曰。昔者如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局。局。虛人也。而醫多虛。積毒成藥。工以

爲醫此言藥之速起而醫生焉蓋天下之弊多緣故迹而生故大盜貸仁義以竊國小儒借詩禮而發冢故曰焉知曾史不爲桀跖之嚆矢也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言其周流如環

道端第六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天父道也地母道也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五精化氣然後寒暑成焉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堯十年九潦而水不爲加益湯八年七旱而水不爲加損是豈仰一川之鍾哉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爲也與人共之與天一作人與地亦與天地共之建立四維禮義廉恥謂之四維以輔國政鉤繩相布一作銜轂相制參偶具備立位乃固經元作繼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祟事不仕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春以生之象仁忠臣居前南方著見象忠義臣居右秋以成之象義聖人居後北方密象聖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勳天地之門戶本勳門戶云者以結左仁右義前忠後聖而春生夏立秋成冬閉藏之義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或無夫字者君之所取於

外也君者天也左右前後共法四時故君象天焉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東不法仁西不法義南不法忠北不法聖則天之門戶塞矣進賢受上賞則下相蔽爵文殿御覽引鷗冠子曰進賢者受上賞則下不蔽奪爲政者賞之不多而民喜罰之不多而民畏焉此謂進賢仕之賢者也待事人賢士顯不蔽之功信雖非事人賢士而進之受賞則任事之臣勸矣故下文云則任事之人莫不盡忠繁露曰一中爲忠二之則爲忠鄉曲慕義邦國欣慕斯可知矣化坐自端羊肉不羣蟻慕羶也故彼雖慕義而我之化坐自端化坐自端言恭己正南面而已此其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本出一人故謂之天無二上也莫不受命不可爲名故謂之神妙萬物而爲言也至神之極見之不忘一作或○契此道者豈有差哉匈乖不惑務正一國災變之至無所怛惑結以天下大理者正吾國之失而已豈曰天之有某變也以我爲有某事而致也哉一國之刑具在於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以身老一作考世以教於世而老正以錯國服義行仁以一王業夫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傅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寶奏贊見使禮寶奏言讚贊見言詔記曰禮有權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因任之道此其大略也嘗試論之古之明王無爲而用天下也豈特使

仁使勇使辯使智使謙使禮使賢使信使聖哉雖天
刑人謬之餘尚無棄者也故威施直繩遠播蒙矜
儒扶虛曠曉僇聲聲者司火眇者督繩刺者抱關則
者守國器瘡跛蹇以實裔土夫如是故上無遺事下
無棄才三代之所以安且久者用此道也雖然知所
使仁而不知其仁有大小知所使知而不知其智有
遠近未可也故曰孟公綽以爲趙魏老則優而不可
以爲滕薛大夫雍也可使南面赤也可使與賓客言
也求也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由也千乘之國可
使給其賦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所云亦因任之大凡
而已莊子曰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因任如此然後
可以原省故下文云夫仁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
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
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
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廢私立公
韓非子曰自營爲人背公爲私禮臣之功尊君卑臣
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冥
冥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由是而
上至於冥冥聖人之任也內有挾度操以爲職所謂
道揆者是也然後有以一本無然以二字量人無節
於內觀物弗之察夫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
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祥或作伴亦作祥長不
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或作迭觀其所不行足
以知義受官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
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貧
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爲足以知

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因任原省之要在於知人而
知人在於有以觀之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
其所安人焉廋哉故此文具論之第不失次理不相
舛一本作奸一本作率近塞遠閉備元變成元者備
之所以不困成者變之所以不備明事知分度數獨
行無道之君任用么麼么麼一作幼歷〇么細人後
雄之反動即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二
者先定素立白蔘立白蔘一本作七一日蔘蔘一作
蔘明起白蔘於下期起於上蔘垂貌也氣榮相宰君
臣同體之況言氣不言血言榮不言衛相備也上合
其符下稽其實時君時君元作時日〇一作貧意生
期待時而發夫賢士之居邑里也合哉而難同而殊
如時日遇人有德一作隱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
附親遇人暴驕萬民離流上下相疑復而如環一作
不環日夜相繞諫者弗受言者危身無從聞過故大
臣僞而不忠是以爲人君親其民如子者弗召自來
靈臺之效是矣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責弗受
或作愛而求親故曰有殃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
君也調而和一作知之士於純一作屯厚士如勿士
行教之士引而化之天下好或作如之其道日從故
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聽乘其
威以灼熱人倚上之威作人舉天下惡之其崇日
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
之關梁國家之閱也閱猶盛也逆順利害由此出生
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或作博道
先王一作先生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

情君不從當世滅亡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者由是故也

近迭第七

龐子問騶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騶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騶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騶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禍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一作則而鮮威天尊而不親地親而不尊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貳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騶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神之精期曰靈勾萌動作與地俱屈生曰勾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贏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騶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騶冠子曰失道故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奈何騶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廢不擊伏況於人乎主道所高莫貴約束得地失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強兵強者先得意於天下今以所見合一本作舍所不見蓋殆一本作係一本作治不然今大國之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令使爲之禁使勿爲也騶冠子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下凌上也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上勝下也今者所問子慎勿言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曰足士

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盜也己充爲驕己滿爲盜不賢則不能無爲而不可與致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然後可以有爲驕則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爲句使非其在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於天下而謀臣負濫登首之責于敵國敵國乃責則却或作却○以辭卻之却則說者羞其弱以辭卻之則說而責之者羞其弱矣其勢必至於用兵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其在下者又無以回之國被伸或作神創變大曰伸其發則戰其創之發則戰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其音策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讎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或作責危覆社稷世主懾懼寒心孤立不伐或作伐○下有威字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展郵過謀徙計易濫一作豎首不足蓋以累重濫爲謀首其過重矣而一人之手豈足以障天下之目哉滅門殘疾族滅門周官所謂屋誅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謂之伸創以此故也大或作天乎哉夫弗知之害以言弗知之害大矣悲乎哉其禍之所極以言其禍可悲也已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多己少人是故師未發輒而兵可迭也近迭名篇蓋取諸此今大國之君不聞一作聞先聖之道而易事羣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或無碎字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詘而辭窮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或作恃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騶冠子曰法度無以噤一本作

遂意爲摸，應讀爲譬。彼小星之豐，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爲天下主。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或作聖人檢而斷於己明，斷以獨見之明，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百己之身乎？夫百己者，豈獨彼有之，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形體保神，而衆妙悉備。據今言之，其身蓋有千百於己者，然而所知僅止一二，而卒於泯沒無聞者，不能復之而已。主知不明，以貴，或作責，爲道，以意爲法，牽或作牢，或作罕，時註一作詎，或作拒，世運下蔽上，使事兩乖，兩失之矣。養非長失，以靜爲擾，以安爲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軍敗曰北，后知命亡，投死之地，久矣。乃今知之，龐子曰：以人事百法，一本法字在書字下。奈何？鵬冠子曰：蒼頡作法，蒼頡黃帝之史，初見鳥獸蹏迒之迹，始造書契。書從甲子，日始於甲辰，始於子，成史李官，成史蓋以獄成告於正者，李官，御史也。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蒼頡造書不道，士史然而文墨之萌，由是起矣。此百法之端也。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纔或作幾，居曼曼作受之，十分一耳。此言使無文墨，而欲以其法畫之於圖，豈能盡其意之詳哉？蓋自後世觀之，書以趣便，篆不如隸，隸不如草，則圖之鈍於應務，可知矣。故曰：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潛潛傳，志志者莫如書。潛潛，目所不見，志志，心所不了。故知百法者，桀、堯也。若或作堯，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此俊德也，非特桀、堯而已。故其知與人隔此三境，而超萬人之上也，將然不如無

形無形，不如未有，取譬言之。若太易者，未有也，而太初無形，渾淪則將然矣。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龐子曰：得奉嚴教，受業有聞，或作聞矣。退師謀言，弟子愈恐。

鵬冠子卷上

騶冠子卷中

度萬第八

龐子問騶冠子曰：聖與神謀，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道與人成，子曰：可，非其人，道不虛行。願聞度神慮成之要，奈何？騶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陽赫赫赫赫出乎地，天燥而水生焉，至陰肅肅肅出乎天。法猛刑煩，則神濕；刑與法陰也，神濕則天不生水。音□故聲倒，則形燥；聲與音陽也，形燥則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執。一作執。○五勝，五行之勝。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絕，萬生皆困，濟濟混混，孰知其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天文地理，與入同焉。賢不肖殊能，故上聖不可亂也。譬如堯舜，兵工雖究，欲與爲惡，則誅之；類下愚不可辯也。譬如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爲善，則誅之。類陰陽者，氣之正也；天地者，形神之正也。神字之正也，聖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季春行冬令，則寒；季秋行夏令，則暖。故一義失此，萬或亂彼，所失甚少，所敗甚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腴腴之土之謂地也。腴形埒地，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言天者，君道也。可天下之物，而莫之勝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言地者，臣道也。平天下之物，而莫之亂也。音者，其謀也。難比爲謀，聲者，其事也。布散爲事，音者，天之三光也。三光難比於上，聲者，地之五官也。五官布散於下，形神調則生理脩，形不病，燥神不病，濕則生理脩矣。夫生生而倍其本，則德或作，隨專己。

夫偏養其本，至於過理而不及，會通之適，則自爲太。多其德，失乎物矣。豈足語衛生之經哉？故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一本：元缺一本：字或作。如或作。如知無道，上亂天文，下滅地理。天人同文，地人同理，於此見矣。中絕人和，治漸終始。言其治，繼漸首末而已。失中道也。故聽而無聞，視而無見。天下之事，變於冥冥，白晝而闇，日中見斗之義。有義而失諡，人之所有，不能諡之。失諡而惑，責人所無，必人所不及。遠其途而諡不至也。相史於既，而不盡其愛，史使也。使省言不盡己之愛，而責人之盡，相區於成，而不索。或作營。其實區驅也。使省言不竭己之忠，而望人之成。虛名相高，精白爲黑，結於虛名，而變亂事實。黑或爲墨，墨亦黑也。詩曰：狐經而蒼，墨以爲期。動靜組轉，與物轉旋，如組使之。神絕復逆，復有輕乎上也。逆有言乎上也。言其神色，聖人於千里之外，經氣不類，形離正名。書曰：有形有名，形也者，物此者也。名也者，命此者也。經氣失常，故形不麗名。五氣失端，四時不成。陰陽并戰，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有世將極，驅馳索禍，其於禍也，若驅車就之，開門逃禍，其於福也，若開門避之，賢良爲笑，愚者爲國，天咎先見，留或作留，亦或作留，害並雜人孰光生孰知其極，見形而已，昧於在理。見日月者，不爲明，聞雷霆者，不爲聰，事至而議，或作義者，不能使變無生，不能消之於未萌，故善度變者，觀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老，其孰能以編材爲褻德，或作褻，博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茲不止者，生。